

社區營造與市民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現況與理想

林經甫 /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

喚起人民參與的熱情，打造一個優良的社區營造環境，是國內所有非政府組織長期努力的目標，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受限於文化資源不足，社區工作者面臨許多挑戰。隨著人民自主意識的抬頭，愈來愈多自主性社區團體相繼成立，充分展現民間活潑的生命力與真摯的本土關懷，給予日漸惡質化的台灣社會帶來一線新的生機。

非營利組織各自有不同的成立宗旨與使命，組織運作的型態也非常多樣化。然而除了全職的專業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務與運作外，非營利組織要落實其理想與宗旨更必須具有發動公民運動的能力與動機。

一、文化政策必須徹底解決文化資源不足的課題

行政院長游錫堃在文化會議中宣示了「建設台灣為心中桃花源的理想」，令人十分認同。然而當政府認真思考如何落實這項普遍符合人民期許與國家長久發展方向的政策時，便得體認目前的社區工作者處境為何，以便明瞭這批起於民間，為了熱情與使命而投身政府政策前鋒位置，又居於社區居民期望的第一線實踐者身處的情境。

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在過去八、九年的時間中，已完成許多成功的案例，也激起了許多人的熱情。社區總體營造的口號與

概念，更是在政府官員、學者、常民百姓中朗朗上口。許多社區工作者當初因為受到社區營造理想的號召，選擇重返家鄉在社區工作甚至放棄了原來職場上的專業，然而多年的第一線工作卻因為工作情境的轉換、資源的競爭、期望的差距出現了許多疲軟的現象，值得大家注意。

社區工作者基於自身的熱情與良知，奮不顧身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第一線，想營造自己與村民、居民的桃花源，正巧為無能進入社區啟動社區活力與找尋地方特性的政府做了難得的補位工作。然而當熱情漸趨平靜，渴望的活動漸次轉化為常民生活中的一部份，桃花源中的經濟生態是不是適合成為社區工作者看待成全職的工作場域？許多當時投入第一線的工作者如今已經進入中年，當時的前輩現在也增長了歲月，社區工作面臨了更多樣的專業割裂、後繼乏人、資源搶奪的傷害。原本無奈但卻平靜的鄉村生活，被理想燃起了激情與動力，也張望著社區工作者將他視為

政府的代言人，以為可以給大家更具體的未來。雖然社區工作者一邊作一邊學，一邊學一邊思索答案，同時自己也設法解決許多問題與困境，但是成為買家的政府卻一直讓這些社區工作者擔任補位的角色，而未能建造起適合發展成長的生態。

社區工作者所面對的挑戰如下：

專業割裂

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操作原則雖然尚未成為一種做事的原則，但是在許多地方已經朗朗上口。同時以社區總體營造名義進行、或與社區相關的事務，在政府各部門也都有許多積極的計劃。這原本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然而由於本位主義太重，又未能真正瞭解社區總體營造精神，因此總是未能落實社區參與的精神。例如內政部營建署的城鄉新風貌，在新竹、台南、宜蘭等許多地方，由於建築師具有營造文化景觀的概念，大量找尋當地文化素材與要素，並與當地文史工作者或社區工作者密切合作而成績斐然。事實上，大部分的城市仍然重視景觀的建設與完成，未能以信任的態度、公共參與的方式來進行，當然這樣的工作稱不上是社區總體營造。

政府相關的計劃包括社區健康總體營造、福利社區化的各項缺乏細密計劃的作為、形象商圈、農委會的一鄉一休閒以及與地方教育文化息息相關的九年一貫教育政策。

地方的社區工作者所面對的處境是，每一個標舉社區總體營造概念的善意，經常伴隨著該領域不可侵犯的專業，面對專業的門檻社區工作者則經常被排除在外，更遑論居民。比居民更具文史素養、更具公共意識與參與能力的許多工作者先是著

急，後來也都發現，在沒有建立社區參與的指標以前，專業以及她所代表的權威與壟斷仍然是無法改變的。於是一個專業標題，經常成為一把割裂社區的剪刀。割裂了社區的人，也分割了資源，總體概念中的不同面向被不同專業者割裂使得社區營造的總體性每況愈下。總體概念在政府部門中未能統整成一種施政精神與原則，打著社區營造標題的計劃案其中的居民參與當然無法形成。

社區工作者有了經驗、熱情，但是這些被視為各專業領域的門外漢，終究老師不像老師、建築師不像建築師、醫生不像醫生、救濟站不像救濟站、職業訓練所不像職業訓練所，當陳其南政務委員強調社區自主性時，社區工作者對自己的前途實在缺乏自主性。同時當社區工作者多年的發展經驗不被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專業時，我們離社區的參與精神無疑也越來越遠。

內部理論的變動性格

現在社區工作在台灣已經開展了許多令人欣慰的經驗，這些案例如何面對組織發展的課題與內部重整的競爭，使社區工作脫離個別案例的層次，照顧更大的發展課題，成為新的挑戰。

例如在沒有生活型的社區出現之前，社區工作者的第一個工作便是以鄉土文化或生活需求為憑據，建立所謂的社區意識，從而加以鼓動發展。然而當生活型態的社區確立之後，很快便發現社區的很多困難並非社區內部能力所能獨立加以解決，同時又有其他的社區遭遇相同的處境。例如產業的發展、科技技術的需求、政治的影響等等。因此現有的社區成果並不能代表社區發展的全部，現在已有的社區意識其所代表的範疇也不是經常不變的領域。這

種情形一方面表現了社區工作的辯證與變動性格，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社區工作者經常處於變動的處境，面對經常變異的課題。

社區總體營造所強調的參與精神與辯證性格，要求社區工作者一方面具有實務的實踐能力，一方面又要兼具面對變動課題加以抽象化思考的因應能力。如果不是因為現在新投入的生力軍不如前幾年猛烈，其新陳代謝的情形一定十分快速。那麼在這個領域中除了面對社區所形成的工作倫理以外，工作者與工作者間、工作團隊與工作團隊間的工作倫理內容為何、他如何被獎勵、如何成爲一種價值觀，便是關係未來生態發展是否健康的關鍵。但這個部分顯然關注較少，實踐的機會也低。

國內的非營利機構普遍已經由熱情的投入，漸漸觸碰到工作倫理的課題。同時也會進一步反省自己與居民間、自己與相同工作者間、自己與政府間的相互關係，政策的倡導者應該學習面對社區工作者反省之後的整體需求。

地方角頭勢力的交纏與惡鬥

政府經費的導入除了引起專業割裂的困境必須解決外，地方角頭勢力的交纏與惡鬥也是地方社區工作者疲累的重要原因。政策倡導者可以天馬行空，或者以資源補助者的角色來去自如，社區工作者則必須面對現實生活的真實處境。獲取經費必須靠議員請託、地方文化局長常常逼使工作者在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表態、缺乏寬容。

一旦經費引起覬覦，文史基礎與參與流程都不敵角頭勢力。這種情形在城鄉新風貌、形象商圈、乃至於一鄉一休閒中都可以看到許多令人驚奇、氣憤的案例。社區

因此分裂成爲派別，社區工作者的人格也經常受到嚴重的貶損。

公民社會成熟以前這種情形仍然、也必然經常發生，也就是政府長期忽略社會發展的提昇，其困境也需社區工作者一併面對承擔。

這樣的觀察與論述並非主張另立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專業領域，而是指出社區工作者鼓動居民熱情，卻無法實現居民的夢想乃至於帶領居民參與，究竟是難以面對居民。一方面自覺像在騙人，一方面也難免有被騙的感覺。如果建立台灣的桃花源這麼重要，而這麼重要的事也要社區工作者參與其中，那麼政策的推動者就必須深刻的體會社區工作者的處境，並且將困難與瓶頸打破。

現在財劃法與事權下放成爲一種趨勢，如何建立一種機制讓社區得到真正的幫助，減少更嚴重的壟斷情形發生，必須嚴肅加以面對。

工作者間的競爭資源

八年多來許多的社區工作在各種處境下工作，即使是對事不對人的討論也經常演成對立與摩擦。何況在經費有限的情形下，傷害難免。社區工作者無法各安其位、各守其份，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是政府預算與社會資本投入未能適切反映出社會的總體需求，是最主要的因素。文建會應該對台灣現今以及未來的文化建設與社區營造的總需求作出正確的評估，並且開展成可以達成的方法與目標。不能政府只管政府的，卻讓資源不足的困難任由社區工作者去承擔、補位。這種無法解決的困境，終究會妨礙社會再造工程的推動。

目前社區工作者的疲弱，資源不足衍生的內鬥與內耗並不健康，許多社區工作者

身受其害。好的政策應該是鼓勵大家做好人，而不是作小人。

法令的不齊備

社區工作者經常扮演公益與公義的角色，這種角色扮演一方面源於社區工作者的使命與熱情，卻又在現實中經不起檢證。社區工作者必須接案才能繼續推動社區事務，必須領取費用才能養家活口。在缺乏透明規範的情形下，對社區工作的推動反而不利。尤其未來一旦成為內需型的社會，如何在自己生活的社區提供服務換取所得，將成為一種經常的型態。社區工作者如何成為一個行業，受到法律的規範與保障，合法獲得薪資與利潤，並能開立報稅收據、吸收資金與運用資金是社區工作能否建立良好生態的另一項關鍵。這些法令的課題不面對，社區發展工作就只能依賴政府車水壼薪，社區發展總是會不知所以的碰到阻礙發展的隱形牆。

抑或社區工作者必須調整心態，界定自己避免成為一個全職的工作者以去除這種困擾。那麼便可以明告這是一個義工的領域，全職工作者因此得以界定工作範疇，同時改變工作的內容與專長。目前的情形是鼓勵自發，卻缺乏互相可以信賴的分界。

社區合作社或營利公司的法規亦應該加以討論，以便讓社區義工彼此也有合理透明的信任基礎。

無資本而非小資本

社區工作必須面對全球化與產業化的課題。一旦面對產業化的課題便必須面對聚集資本與資本效益的問題，同時也必須面對關鍵技術及實現的課題。目前我們將環境美化、再就業、福利、旅遊、教育、藝術文化乃至公民社會的建立都寄望於社

區，正如同漏斗一般。然而我們尚無社區自發面對這些課題所需要具備的資本與技術。對閒置空間的利用，在政府不同部門間存有很大的阻礙、使用限制也各不相同。未來有效利用政府資源，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競爭。越有利可圖競爭越大、越無利可圖則社區負擔越大，這個問題如果不破解，社區工作便容易走入死胡同。

將社區工作者及其工作場所視為育成中心，面對社區需求開展服務能力與能量，尋找累積資本的可能性，應是面對WTO造成社會結構轉變之後，社區能否轉型為生活型社區的重要關鍵。

同時政府也必須面對如何提高物質資源使用效能的課題，目前社區裡閒置的建築、土地、設備、器材經常正是政府自己，如能開放使用將會讓社區工作減少不少困難。

政策的方向似乎未成為一種動力

目前政府所提出的政策方向，尚未成為一種普遍的動力。啓動者如何啓動議題有其主觀的程序與規劃，但是客觀的情形亦必須加以觀察。幾年來文化政策一變再變，社區工作者對政府漸漸失去信心，再加上自身累積的疲累，這種情形有賴啓動者一起承擔加以改變。

最近北拉曼封山事件與更早的桃園農民休耕爭議所顯露出來的課題，其實都是人與土地以及由土地與人彼此互動的文化根基，文建會應該不斷透過立即事件的討論與反應，宣示政府的施政決心。對事件缺乏反應，會讓社區工作者對文建會失去信心。小的無力感與無奈，累積起來變成了對政府的不信任與對未來的懷疑，成為近幾年推動社區工作最大的困難。

文化政策必須徹底解決文化資源不足的課題

最近政府改造的議題引起全國騷動，部會整併與政府改造確實應該大步走。然而大家更期待的是透過政府改造傳達一個呼之欲出、更有效能、更具前瞻性與應變能力的政府組織。政府組織雖然縮小，但政府的功能卻反而擴大。現在政府改造版本雖然引起各界議論紛紛，但我們堅信台灣的未來發展與政府改造攸戚相關，非僅值得嚐試，更必須在討論的過程中就讓部會的課題出現交互討論與合作的方案，以確保相互學習、合作與虛擬組態的組織精神在發展的過程中重複出現、交相學習，直到這種精神成爲一種政府施政與全體人民的新信念。

至於其中若干現在政府結構中無法解決的課題，是促使大家坐下來談一談非得合作不可的動力。前文所引述的課題有許多都是關係社會發展的關鍵課題，文化要成爲國民生活的新精神，便需要強兵勇將以便去引動、empowerment公民社會的參與過程，同時政府也必須面對處理動不起來的真正原因。

文化政策必須徹底解決文化資源不足的課題。引導教育部門、經建體系、社會福利體系、立法機關面對文化發展所開創人民生活、價值觀、知識產業與國家根本的重要性。跨越文化部會的藩籬，才能開展打造台灣爲人民心中桃花源的政策理想。

二、整合快速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力建立公民自主的自信社會

自解嚴以來台灣社會力量歷經幾次的勃興、釋放，每每在歷史轉換的關頭產生了

關鍵性的作用力量。

然而自從新政府上任後，起於民間的政治團隊大量吸納了改革的議題與人才，抗爭的性格遂失去了著力點。然而兩年下來，人民終究依然面對經濟景氣疲弱、產業出走與失業的嚴酷壓力。兩年下來新政府面對的挑戰，似乎仍然未能正確透過國家資源的運用，爲人民找到安穩的生活。於是不論社區工作者、社會福利工作者或非政府組織團體都有濃濃的疲倦與鬱悶。

原本分屬於文建會的文史工作團體、內政部的社會福利團體、與尚未有明顯對應機構的非政府組織團體，近幾年來已經由草根團體漸次發展出一定的成果，不論在專業的基礎、理論工具的探索、組織發展乃至於人力的培訓都有了極大的累積。目前當台灣社會越面臨國際化的衝擊，爲社區服務乃至於找尋社區生機與出路的這三股力量便越有共同合作的基礎。先前由於政府部門功能的分工，導致社區遭到專業分工的割裂，但回歸社區本質之後，專業變成整合服務的需求。因此當我們指出台灣社會將由對外經濟供應，轉型爲內需型生活社區時，上述這三股力量實爲社區、公民社會能否轉型成功的關鍵支撐力量。面對這種需求，我們應該設法鼓舞社會力量，莫讓它渙散消沉。我們必須明白指出社會變遷的壓力與變遷的方向，啓動一項關心台灣人生活變化的社會工程，並將這些有所期待的社會力量再次加以培力鼓動。

先前缺乏整合這三股力量的基礎與機會，然而近兩年來，社會福利越來越強調服務社區化、社區工作者工作範疇也漸漸由文史工作、空間轉到更多公共議題、非政府組織各式的主張不外乎建立一個福

祉、安全的公民社會，這三種力量因為服務對象的關係而有趨於相同場域的現象。在現實上行政院文建會對文史團隊的經營，累積了實質的基礎，而內政部對社會福利服務的獎助，也早已經發展出機構化的模式，又行政院青輔會則因推動青年志願服務與培育青年領袖，與非政府組織也發展強調夥伴關係的協力計劃，這些發展僅提供整合的基礎，而我們欠缺的則是方向。

未來的一年半，台灣仍然充滿不確定性。政治消費了一切，一切也為政治服務。要扭轉這種情勢，回到社會的生活本質，讓經濟、政治為人民服務，讓國家回到質樸的面貌，必須有一股超越黨派與政治的力量，指出關乎大家未來的方向。

同時我們必須設法面對提出方向的課題，進行腦力密集的思考與貢獻。規劃時程、以未來一年半的時間為目標進程，加以啟動實踐。

半年內具體的做法包括架構核心小組去醞釀規劃。另組成委員會進行議題探索、實務研究與對策研擬、議定工作目標與舉行全國性的啟動會議。最後，則引導政府資源、配合政府改造以留下的一年時間讓社會進行實質的協同運作。

三、社區營造的理想

近年來，不論在都市或鄉村地區，都有愈來愈多的自主性社區組織成立，他們或者從地方文化認同、地方文史資源的整理出發，或者以環境保育、生態保護工作為主軸，或者著眼於民俗藝術的傳承，以及爭取公共服務、增添社會福利服務內涵、提昇地方生活環境品質等，展現出民間活潑的生命力與真摯的本土關懷，給予日漸

惡質化的台灣社會一線新的生機。

同時，民間豐沛的動員力量也影響了官方的施政取向：在中央層次，民國83年10月文建會宣示了「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方向，並以十二項子計畫強化社區文化的軟硬體基礎；地方政府，同年年底，標舉「市民主義」、「社區主義」的都市經營理念使台北市政府展現新興的氣象；而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不管行動是否成形，也都逐漸瞭解以社區為中心來重新調整資源分配的重要性。草根社區的動員正在催醒台灣社會，一點一滴地重塑台灣社會的新價值觀，挑戰著既有的觀念體系。

然而，我們也明白，要從廢墟般的現狀中營造出新社區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必須靠一磚一瓦的累積，而非一蹴可及。同時，這股「社區重建」的動力，必須來自於社區：只有植基於社區的民間自主團體以及更多關懷社區的專業人士，才能協助社區居民形成自發的力量、啟動社區改造與重建的工作。今天，因為有誠懇踏實的朋友們的努力，社區營造的種子才終於發芽，我們也堅定地相信，這樣的努力必須持續下去，台灣才有機會成為美麗之島。

社區營造涉及各種不同學科之學理與實務，我們發現，不論是在社區的實質空間規畫、社區文史建構、社區藝文活動設計、社區養護照顧、社區福利服務、社區產業振興...等領域，都有大家多年來默默努力的成果，但由於學術上的專業分工，使得參與社區營造工作的朋友們很少有機會能互相溝通、交流與支援，也讓社區營造工作本身面臨了一些無法拓展的瓶頸。今天，走在社區重建工程的十字路口，正是各領域為社區奮鬥的朋友們整合力量的時候。同時，我們瞭解到社區營造的學術

研究與理論建構必須建立在本土的實踐經驗之基礎上，而實際從事社區營造工作者的建言與貢獻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們有了成立「社區營造學會」的構想，希望以學會作為一個基地，邀請學術界與實務界關懷社區重建工作的朋友們共同投入，為社區營造工程引入更大的活力，讓更多的想法與作法彼此激盪，描繪出更人性化、更周延、更長遠的社區社會的藍圖。

我們期待學會能夠：

1. 結合各領域的學術與實務工作者，建構一個可以彼此對話、研討的公共論壇。
2. 經由彼此的溝通與切磋，發展能結合在地社區營造工作的相關理論、方法與技術。
3. 推動社區營造理念，為地方社區組織與行政部門提供適切的理論、資訊與技術之支援。
4. 結合各領域的力量，站在民間的立場，對各層級政府部門的社區相關政策之研擬與推動積極提出建言。

而經由學會會員的努力，我們希望達到：

1. 政府以社區為施政的基準點，有效調整資源的分配。
2. 重規社區居民對生活環境改善深切的需求，肯定與支持人民有共同的權力去改善自身的社區生活環境，使在地成為可居住的場所。
3. 透過地方的產業振興，結合地方居民的努力調整日漸惡化的城鄉差距，使「故鄉」得以成為能夠在其中永續工作、生活與學習的家園。
4. 社區的福利服務與養護照顧等應成為基本自足的體系，不同年齡、性別、族群或病患等需要支持的成員，能在社區中得

到服務與照顧。

5. 社區重建的基礎是積極向前建構的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藝術必須得到尊重，常民生活必須受到瞭解。

6. 整合各種學習機會與資源，建立各地方、各社區的終生學習體系，讓社區所有居民可以享受和體驗學習所帶來的成長與喜悅，進而改變現有的價值觀，營造新的社區與社會。

四、社區案例

人間福報

善用閒置工業區廠房 闢建庇護工廠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兩年前在五股工業區，利用現有廠房闢建庇護工廠。迄今仍有伊甸基金會的慈惠庇護工廠、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慈育庇護工廠、台北縣友好潛能發展中心慈群庇護工廠等六家庇護工廠維持運作。

庇護工廠或庇護商店的設立與運作，對身心障礙者具有多重意義。許多縣市政府以及積極的慈善愛心團體也經常提出設置庇護工廠的理想及主張，然而經營庇護工廠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時曾經到嘉義市重殘人士庇護工廠參觀，該庇護工廠因為經費不足，面臨關門命運的。當時李總統身兼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董事長，獲悉之後立即以基金會名義先撥款四十萬元應急，才解除了該庇護工廠倒閉的危機。

台北縣政府庇護園區開幕之初共有八家庇護工廠，目前雖然仍有六家維持運作，但事實上也有兩家因經營困難而呈歇業狀態。這些工廠及工作人員，都十分認真，無奈景氣太差，努力實幹的工廠，也必須面臨經營危機。這些感人但收入微薄的庇

護工廠一定很期盼現在的陳總統及其夫人能適時的到訪參觀，協助這些經常處於關廠邊緣的工廠。

事實上目前殘障者就業十分困難。依規定公司設立機關應依法進用殘障人士，未足額進用的單位必須繳納雇用差額補助款。這筆超過百億的雇用差額補助款基金，每年都產生不少利息。立委周錫璋便曾經舉辦公聽會指出，該基金運用屬地方政府主管權限，部分縣市根本「不曉得怎麼用這筆錢」，也未積極追繳欠款單位。殘障就業基金如能有效運用，應可創造許多殘障者就業機會，例如台北縣當初便是利用這筆基金，開辦庇護工廠、創辦職業訓練、創業補助和貸款、補助殘障者洗車中心等。然而時過境遷許多縣市政府仍然未能善盡職責，致使台北縣政府的創舉仍未能有效擴散，各縣市政府也少有利用現有閒置工業區廠房開辦庇護園區的計劃。僅用最大筆的經費來蓋工廠，如蓋好之後沒有能力加以照顧，效果將適得其反，倒不如利用現有閒置工業區廠房開辦庇護園區，從將經費省下來從事後續經營維持之用。

現在經常看到馬市長為庇護商店大作廣告，然而我們更希望台灣普遍都設立，能持續經營的庇護工廠、社區庇護商店，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得到支持。讓「歡迎光臨」的靦腆聲音在許多比台北市窮很多、政治氣氛更惡劣複雜的地方傳開、說著。

臨時爸爸

他臨時起意要帶兒子、女兒去游泳。在他看來這段婚姻已經無望，妻子每天帶兒女三餐外食，養在客廳的狗兒狗屎外溢，全家視若無睹，這樣的家庭只能各取所

需，但他希望兒女跟他在一起能快樂。

小二的女兒剛學會騎腳踏車，還有些害怕，父女倆特意繞了一大段路，以便多騎一下車。從家裡到游泳池十分鐘的路程，騎了四十分鐘，看著女兒的臉龐泛起紅潤，真是幸福快樂。

到了游泳池門口，左等右等沒等到兒子和他的同學，正在憂愁間，兒子打電話來倉皇的說，同學的爸爸和媽媽吵架了，他爸爸說如果兒子敢出去，就要把他的雙腿打斷。這時候同學的媽媽在電話那頭說：「對不起嚇到你兒子了。他爸爸喝醉酒天亮才回來，卻拿孩子發脾氣。孩子該去玩的，我馬上帶他們來。」十分鐘不到，同學他媽媽載來了三個孩子。

貧窮的小婦人臉蛋十分素淨，客套的表情掩飾不了眼眶的淚。「他爸爸每天喝酒，不給我菜錢，回來罵孩子出氣。」「謝謝你願意帶我兒子一起玩。我也要出來走走，你看我是不是看起來有點怪怪的，我快起笑了。」「他爸爸是大專生，比較聰明，把我逼瘋了，人家會說是我起笑，他就沒有罪了。」

四個孩子都苦著臉，不知道該怎麼辦。「去玩吧！」他支開了四個小孩。婦人急著告白：「我好窮！他故意不給我錢，你幫我留意，我什麼工作都願意做，孩子要吃飯。你看我連手工都帶來了。」

說著就從手提袋拿出電子排線接頭，一排線八個接頭，「串一千條大約八個小時，一百五十塊。我日夜趕工可以賺三百。」她兀自坐在花台上，動手串了起來。那天，他教會了那兩個孩子游泳，這應該是爸爸的事；其實很多這類的事他也都錯過了，卻當了別人的臨時爸爸。

青年政策與社區政策

前天到台中演講，鼓勵高中老師們帶領學生出來當義工。由於這裡面大有學問，包括澄清與強化學生的動機、給予訓練、中介團體的需求調查、方案提出與執行等等。看到老師們由不屑轉為專心，到後來流露出深受感動的表情，總覺得人心多激勵還是會有用的。

台中市是一個特別的都市。中山公園到了假日，滿滿外勞在公園裡郊遊嬉戲，甚至還有外勞自己開設的攤販，供應泰式小吃，好不熱鬧，台灣人在裡面反而成了少數。相較於其他城市台中市特別感覺髒亂的街道，又正好可以給一些老人家撿拾垃圾為生。

在一個辣妹檳榔攤旁，一位頭髮全白、衣著乾淨、但面貌疲倦的老太太，費力的一手掀開垃圾子車的巨大蓋子，半身浸入垃圾子車中，解開一包一包的垃圾翻找值錢的東西。旁邊一身清涼的辣妹，則是毫不在意地翹著二郎腿看著來來往往的車潮，無視眼前的老太太以及他的舉動。

這些場景把許多人的憂慮呈現出來，我

們的青年隨著就業市場的國際化也將漸漸成為國際勞工、政府越來越無力，連基礎工作都會漸漸照顧不來、許多青年其實並未養成在國際競爭中的就業條件與能力、老人的問題因為支撐力量的迅速減弱而急速惡化。

現在政府的整併一下子引起激烈討論，一下子又因新聞掩蓋消失的無影無蹤。政府整併的先行合作方案更是無人關心或推動，關於政策延續的課題也快速的沉淪在選舉的泡沫之中。青輔會的青年政策在整併風潮中邊緣化，文建會的社區營造雖然受到行政院の提振，成為國家政策，卻又看不到跨出文建會的執行隊伍。現在台灣社會正遭逢快速的轉變，我們希望整併後的政府雖然沒有青年部，但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更重視部會內的青年政策，使重視青年參與及青年養成，成為政府的青年綱領。希望未來的文化部保有跨部會協調整合的功能，體認社區的需求非僅文化藝術，而包含了社會福利、健康休閒、經濟發展與居民的安居樂業，進而提出符合社會快速變遷所需求的社區政策